

## 第二十五回 懸明鏡卓識辨姦情 雪覆盆嚴刑懲惡棍

卻說劉氏不肯招供，寶珠怒道：「本院不說明白，你如何心服？吳氏頗有幾分顏色，這禿廝兒如此模樣，自然不是個對子。這是千人一見的，且不必論。你丈夫出外半年，你怎麼見了無頭死屍，就知是你丈夫？況在水中已泡爛了，又無衣服可認，更無面目可憑，你就以為認得真？拿得穩？驟然就到吳氏宅中搜檢，偏偏牆外草堆裡就有個人頭在內？這光景是你預先知道了的。不知你殺的更有何人？吳氏、喜兒今年才十六歲，還是個孩子家，加之使用的是個老婆子，這三個人何能害人？本院看得明白，你同那個同謀，速速招來！如再不直言，徒然受苦！」

劉氏見說著隱情，真真切切，如同眼見的一般，嚇得面如土色，口裡支吾，不敢象前番硬挺。寶珠道：「你宅子裡有何人與你同住？幾個下人？」劉氏道：「門口有個老頭子，六十餘歲，還有兩個丫頭，餘外沒有別人。」寶珠道：「你兩個使女，可曾帶來？」劉氏道：「只有一個在寓裡。」

寶珠隨手取了一支火籤，差人前去。頃刻提到，跪下，差人銷簽。寶珠見十七、八歲大丫頭，雖生得粗魯，倒也風騷，細看一看，兩乳豐隆，雙眉散亂，問劉氏道：「這丫頭你丈夫用過沒有？」劉氏道：「沒有。」寶珠道：「他平日還安分麼？」劉氏道：「他們兩個是一刻不離我身邊，自小養成，如同女兒一樣。」寶珠冷笑道：「好大膽沒廉恥的奴才，隨著你主母同人通姦！」吩咐大刑伺候。

左右絞喝一聲，如雷響一般。兩旁人役，早將拶子取過來，那丫頭那裡見過這等威嚴？都嚇呆了，口裡咕嚕一句，也聽不清。寶珠道：「你說不說？」丫頭掙了半天，迸出一句話來，道：「不曾……同人……通姦。」寶珠道：「你敢強口！現有憑據：你的乳高眉散，股攏腰掀，那裡是個處女？你主母在此已說出來，你還敢抵賴？想是要打了才招呢！」

劉氏怕丫頭不會講話，被官唬出馬腳來，代說道：「或者是丈夫收過，也未可知。他們從不出門，我家又無男子，外遇是一定沒有的。」寶珠道：「你這吃醋的東西，妒到極處，一小妾尚容不得，容丫頭與丈夫有私麼？替我打嘴！」左右上來抓住那丫頭，打了四、五下。

丫頭哭道：「大人別打罷，我說就是了。我同舅太爺通姦，並不是私偷，奶奶是知道的。」寶珠道：「你舅太爺叫甚名字？」丫頭道：「叫趙品三，是奶奶的表兄。」寶珠道：「你奶奶既知你同舅太爺通姦，你奶奶自然更同舅太爺有奸了。」丫頭點點頭，不敢言語。寶珠道：「劉氏，你聽見沒有？姦情既有，人命一定無疑了。」劉氏叩頭道：「大人恩典，小婦人真是冤枉難招！」

寶珠吩咐上了刑具，劉氏忍痛不起，只好招供：「因同表兄有私，丈夫晚間回家撞見，只得先發制人，將他殺死，屍首扔在枯井裡。怕人認出來，就把人頭埋在吳氏住宅後草堆之內，遣害於他。所供是實。」寶珠教錄了口詞，就用吳氏刑具代劉氏上將起來，俟獲到趙品三定案。吳氏先交官媒，喜兒起保。

寶珠吩咐提第二案。原告生員趙保昌，蘆溝橋人氏，告弟婦周氏紊亂宗支。兄弟趙保傑，是個五品職銜。生了一子兩歲大，今年身故。過了幾日，有個陳大來認兒子，口稱兒子是他生的，周氏賄賂穩婆，用五十兩銀子，買回認為親生。陳大因妻子有病，家道又窮，只得割愛。如今妻子病好，小生意也做得順當，可以養活兒子，情願退還原銀，領回己子。保昌以為他人之子，不能亂我宗支，就要弟婦把兒子與他領去。周氏立意不肯，一定說是自己生的，保昌就去縣裡告狀。審過幾堂，陳大一口咬定是他兒子，有憑有據，穩婆就是見證。周氏雖辯他不過，兒子總不肯退還，托兄弟周旋，請了三學朋友，上了公呈，縣官不能斷決。保昌又在都察院告了。

寶珠取過案卷，細細一看，先帶原告問了幾句，保昌說：「兒子真假，我也難辨，不是陳大認宗，連生員都不知。現在生員兩個兒子，盡可承繼，我們讀書人家，何能容外人亂宗？望大人明察！」寶珠問道：「你同兄弟，還是同居？還是另住？」保昌道：「同住。」寶珠道：「有多少房屋？」保昌道：「兩個宅子，一邊五進，另有花廳，書房在內。」寶珠道：「你兄弟生過兒子麼？」保昌道：「生過兩胎，沒有生存。近來兄弟煙癮重，不歸內房，就在花廳上吃煙，連死都在花廳上，從來不進內室，這個兒子何處去生呢？」

寶珠笑了笑，吩咐跪過一邊。帶周氏上堂，問道：「你兒子今年幾歲？是那天生的？」周氏道：「去年六月初三午時生的。」寶珠點點頭道：「既是你親生，陳大為何無緣無故的來認你呢？穩婆又怎麼肯做見證呢？」周氏道：「小婦人生這個孩子，有多少親人看見。如是假的，當時何能瞞得眾人耳目？今年七月，丈夫好好在花廳上房裡吃煙，小婦人在他那裡，坐到二更回房，叫丫環替他帶上房門，他還同小婦人講話，吩咐好生照管孩子。次日早晨，大伯進來叫我，說兄弟死了。小婦人趕忙去看，竟是果然。不知什麼急病，也不知是受了煤毒？才過頭七，就有個陳大來認兒子，話是說得活龍活現，鬧得不可開交。依大伯之意，就要把他領去，小婦人想丈夫只有這點根芽，況且實在是我親生的，與他，如何捨得？大伯見我不聽他的言語，就告起狀來，說小婦人紊亂宗支。縣裡審過幾堂，也不能明白，他又告到大人台前。求大人詳情明斷，存沒沾恩。」

寶珠聽罷，又帶上陳大。陳大說：「當日家貧有病，無法，將兒子賣與趙家，是穩婆過手。原說平時常有照應，不料賣去，一點子好處全無。如今妻子病也好了，生意也順了，不忍把兒子落在人家，情願退銀領子。」云云。寶珠問：「是那天日期？」陳大回說：「六月初三午時。」又帶穩婆問了一回，大略說當日得他五十兩銀子，代他覓一個兒子，恰值陳大生子，就買成了，包好了送進去，原不敢聲張，今被陳大執住，不得不說實話。

寶珠微微一笑，問道：「這個孩子在那裡呢？」周氏回道：「現在在外面，不奉呼喚，不敢帶進來。」寶珠回頭對松勇道：「你出去將孩子收拾乾淨，抱來我看。」又在耳邊說了幾句。松勇答應，出去一會工夫，抱個孩子進來。寶珠抱在手中，坐在膝頭上，細細一看，眉清目秀，說：「好個孩子！」說也奇怪，這兒子一點不怕生，對著寶珠舞著小手，只管笑。寶珠引他頑笑，將他舉了起來，把只小鞋襪掉下。

寶珠將孩子一隻腳拿得高高的，對左右道：「替他穿上。」松勇答應，慢慢拾起鞋襪，上前穿好。寶珠又同他頑了好半會。眾人跪在地下，呆呆的等候，心中好笑，暗想大人到底年輕，是個孩子氣，不知是審案，還是頑孩子，誰敢催促？只好由他。寶珠將孩子著松勇抱下去，那孩子不肯，倒反哭了。寶珠叫他娘來，才抱過去。

寶珠道：「陳大，這孩子既是你的，可有什麼記認呢？」陳大道：「那時匆匆的，也沒有看得親切。」寶珠道：「胡說！大白日裡，難道一點看不清？」陳大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有是有的，當日雖未看得真細，記得左腳底有兩個大黑痣，倒有小拇指頭大小呢。」寶珠道：「我說不能一點記認沒有。」穩婆道：「真實不錯，我也看見過的，說開來，我就想起來了。」寶珠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本院就好斷了。」對陳大道：「腳下有黑痣，就是你兒子，你領回去。」陳大道：「大人天恩，使小人骨肉團圓，回去只有供奉大人長生祿位。」說罷，叩頭不止。

寶珠點點頭，對周氏道：「周氏，如果當堂驗出痣來，本院是要把孩子斷還人家的。」周氏道：「大人恩典，孩子真是小婦人親生的。大人如果斷離，小婦人就死在九泉，也無顏見丈夫之面！」說罷大慟。

寶珠故意將公案一拍，道：「本院公斷，何能遂得你的私心！你可知道刑法利害麼？」喝令將左腳鞋襪替孩子脫下來驗看。果然不大不小，腳心裡有兩個小指頭頂大的黑痣，眾人個個看見。陳大跪上兩步道：「小人從來是不會說謊的，求大人驗看就是了。」此時保昌欣然得意，面有喜氣；周氏魂飛天外，心裡詫異。正要上來哀求辯白，寶珠對陳大道：「沒有黑痣，自然不是你的兒子，既有黑痣，無疑是你兒子了。」陳大叩首道：「大人明見萬里！」

寶珠臉色一沉，冷笑一聲道：「好大膽奸滑奴才！你是瞧見孩子脫鞋襪的時候，腳心有兩個黑點，你就當做兩個黑痣了。你既然說得這般真切，你道著真有黑痣的麼？是本院故意試你的。」吩咐左右，與他細看。松勇下來，將孩子腳心用手巾一拭，原來是黑墨點的。陳大面如土色，不敢開言。

寶珠道，「奴才！瞧見沒有？案情上面失枝脫節的頗多，本院何難一言決斷？料你這奸奴必不肯服，定有許多強辯，故意先試你一試，果然就試出來。本院再將爾情弊竟行說破：教你死心塌地。你這孩子，說是六月初三午時生的，天氣大暖的時候，一個老婆子身上怎麼藏得過孩子？且是青天白日，瞞得誰的眼目？由大門進去，三五進房子，難道碰不見一個人？一年多，你也同他要兒子，他丈夫才死，你欺負他孤兒寡婦。奴才，受了誰的指使？好好供出人來，本院可開活得你，不然，你這罪名也是你受用了。」

陳大此刻，理屈辭窮，磕頭供認道：「小人該死！不該信趙保昌的話來，做這沒天理的事！小人得他五十兩銀子，是他買囑小人的。只求大人筆下超生！」寶珠冷笑，對穩婆道：「你怎麼樣？可要受刑？」穩婆連連搖手道：「不要不要！他既說了，老婦人也是真言拜上。趙太爺也送我五十兩，請我幫幫腔，老婦人原不肯的，無如面情難卻，又看銀子分上，只說做個見證不要緊，誰知你老人家小小年紀，這麼清白，竟辨出真假來了，我又如何與他賴得過？如今銀子還未用，在老婦人牀頭邊，我也不想發這個意外之財，明天拿來，送大人買果子吃罷！」

寶珠喝道：「胡說！」兩旁鮫喝一聲。寶珠道：「你這兩人罪名，就該重辦！本院格外施恩，吩咐左右，著實重打！」將一筒簽子倒撒下來。陳大四十頭號，穩婆四十嘴巴，打完放了出去。二人雖未定罪，就這四十下也就夠了。都察院刑法最重，陳大也爬不起來，穩婆一口牙齒都吐出來。不知趙保昌如何發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